

卷之三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上

班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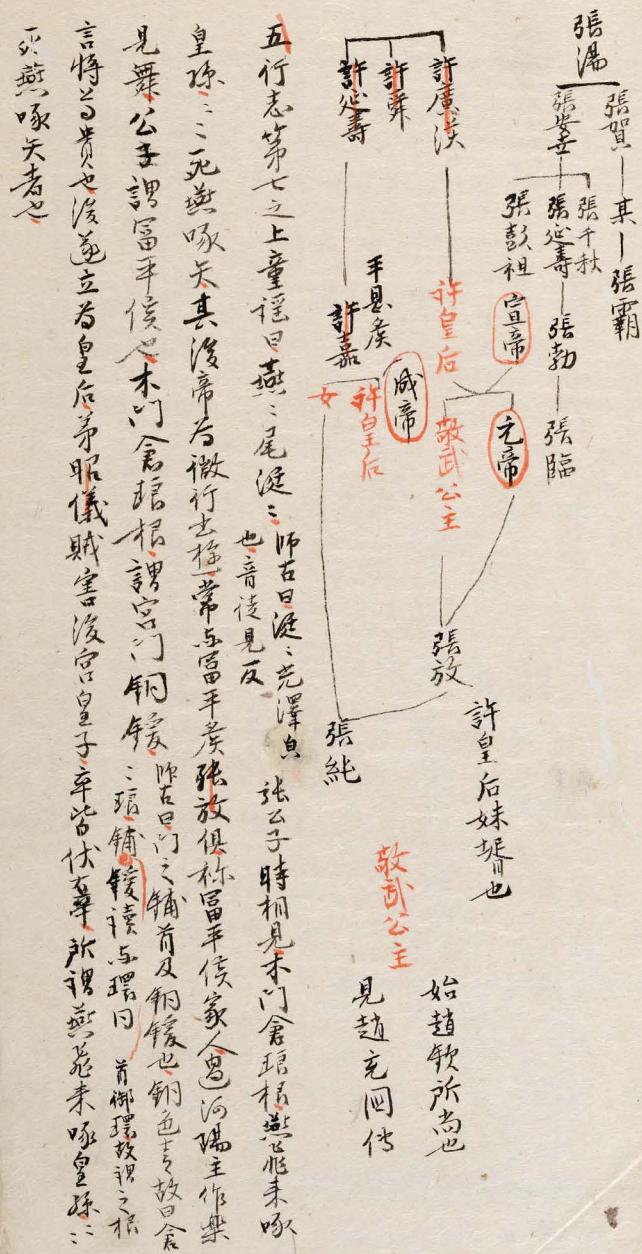
漢書九十七上

鬻平灼革昭平
有娥並作有家服
慶昌有室契母簡
狄國也詩作有娥
子林曰娥母元我
反辛本曰帝嚳次
妣有娥氏女而狄
吞之卯而生郭晉
均曰有懿湯沂
娶國也

宋祁曰字書云
姜嫄呂侯女

卷之十七

王母太姒武王而幽王之禽也淫襄姒師古曰謂黜申
母也嫄音原謂黜申
禡烽而諸侯莫救也尚書堯典舜之美云羣降二女子于媯汭言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師古曰書美羣降師古曰
基亦始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
成其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復
德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何譏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禮也
用唯昏姻爲競競師古曰競戒慎也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讀曰與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
變師古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何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故引之能成子姓師古曰成生也
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能成子姓能成子姓師古曰成生也
甚哉妃匹之愛君能成子姓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不能得之能成子姓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子況卑下乎能成子姓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不能得之能成子姓能拿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



東祁昌字書之
姜嫄呂侯女

王母太姒武王而幽王之禽也淫襄姒師古曰謂黜申
母也嫄音原

禡降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師古曰書美釐降古

釐理也尚書堯典舞舜之美云釐降二女子媯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復德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禮之

用唯昏姻爲兢兢師古曰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師古曰未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

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生也

矣而不能娶其終豈非命也

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天子之妃以后爲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制捷序姪娥僕華充依各有爵位上也捷言接幸於昔美兒也僕僕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庭而依秩序也捷音接序音予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姪音五經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等云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

東祁昌字書之
之妃嬪觀也奉色也依屏風也言傳御在側佑奇辰

當作供

東祁昌

王捷魏侍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

曰中二千石寶宋祁曰江南本也中之言蒲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爲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八百石耳太上造第十六爵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

宋祁曰用當
作由

宋祁曰考異
本及趙本無女
富當刪

者數

師古曰幾音鉅依
反數音所角反

賴公卿木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

佐高帝定天下兄

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眷且歌曰子爲王毋爲虜終日

春薄暮常與死爲伍

師古曰與死
罪者爲伍也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女

師古曰汝此下皆同
女讀曰

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師古曰汝乃亦汝也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

師古曰反還猶今言三四也

趙相周昌不遣大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主

王來

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

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鵝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
二反解在高紀

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

師古曰瘡藥熏耳令聾也瘡不
能言也以瘡藥飲之也飲使居鞠域中

師古曰去其眼睛以
音於禁反瘡音於今反

室也鞠音

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不彘帝視而

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篤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
令太后

視事已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

喪哭而泣不下

師古曰泣謂淚也

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解說其意
師古曰解猶謂解也

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人彘素
傳作豕

君等今請拜呂后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

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廬哀師古曰說呂氏權由此起。廬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子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主。師古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又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敦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廬使陽音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爲皇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廬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壯即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鴻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廬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

薄姬外戚傳

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鯈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鯈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鯈，以其國

爲郡，而薄姬輸織室。鯈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母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脅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八年立爲代王。自是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

置舊作致劉
故曰致園邑致
宜作置

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軼侯師古曰軼音只太后母亦前死葬樂陽北廻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樂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爲外家所養也廻召復魏氏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嘗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也復音方目反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

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官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爲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官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彊廻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王後更互梁王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薄太后廻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

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
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
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
炭暮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少君
獨脫不死師古曰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
劉敬昌曰王充書作卧崖下字爲是

曰從其主家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鹽師古曰鹽謂鹽搗用
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
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
中師古曰乞休具而歸之休休汎沐我已飯我乃去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
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古
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又
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
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
人竇皇后疾史記明文帝幸鄴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
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
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
竇嬰師古曰喜音許使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劉敬昌曰常作月
氏后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
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

宋祁曰索隱是
當武帝建元六年
此文是西漢
書作元光選

薄皇后外戚傳

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

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盼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

王皇后外戚傳

二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二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銳之而未發也長公

劉敬昌謝長主不許長主內
以二公室

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記之也符猶瑞應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促音此大行奏事父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師古曰卒然也男爲天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譜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音盧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師古曰

韋昭昌音既主反蘭該音既主曰該案說文曰姁也名顏扁曰姁婦人名高后名姁姁亦名姁從姪亦名姁呂氏春秋曰姁自然相樂也

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爲不姁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宋祁史記云蕭下車泣曰囁宋祁是史記作小市西

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

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陳皇后外戚傳
宋祁曰婕妤賈氏鄭氏云婕音潔有婕妤志說名曰婕妤也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公主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祀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聚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失德義之言

序而妾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還過平陽主見所已祓禊也師古曰祓音發禊音系還過平陽主見所帝婦平陽主生子襄如淳云本陽信長子故称平陽侯所為平陽侯所為帝婦平陽主史記平陽侯傳時嘗

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帝起更衣子夫侍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尚衣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尚主時於軒中侍帝擢主衣裳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

平陽主史記五十一
衛青傳注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嘗故称平陽侯主

歲及昭平集時

或作疇漢書作
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因之

今車之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措之強施櫨者飯勉之師古曰強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據音據遂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邑襄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

有尹健仔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少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蘿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武帝李夫人
外戚傳

城再顧傾入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

不妄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上嘆息曰善壯豈有此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

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

傳子子

季夫人少而蚤卒上

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

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季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

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

夫人薨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

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

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妾不敢以燕婿見帝

師古曰婿與情同謂不嚴飾

上曰夫人弟一見

我師古曰

弟但也

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

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歟歟而不

復言

師古曰鄉讀曰嚮轉而嚮

於是上不說而起

師古曰

日詭

詭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

曰詭

詭

夫人姊妹讓之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

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

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

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尔反

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

師古曰攀音力全反

又讀曰戀

今見我毀壞顏色悲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閨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

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

宋祁曰字林云
有树曰燈

宋祁曰說文曰
姆弱而長貌
也倉頡篇曰宋
東之貌言類
日長細貌也

謂該音義連
娟韋昭曰長眉絳
也嬪美目如粟黃
嬪音呼故名林
下故反案楚辭
曰嬪目宜笑王充
曰視貌

謂該音義連
娟韋昭曰長眉絳
也嬪美目如粟黃
嬪音呼故名林
下故反案楚辭
曰嬪目宜笑王充
曰視貌

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廻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命上居他帳遙望見好
女如李夫人之貌還惺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行兒音先安
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
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

其辭曰

美運娟以脩嬪芳師古曰嬪美也運娟嬪弱音互娟音一全反
不長師古曰櫟截飾新宮以延貯芳泯不歸乎故鄉
懷傷釋輿馬於山椒芳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
神薨薨以遙思芳精浮游而出曠託沈陰以曠父芳惜

謂該音義連
娟韋昭音作剝字

皆非信字林作剝字

朱祁曰說名嬪也
此淚音尼漢小
故支載之嬪語
辭與漢書不
異云秋風歲以
淒冷

謂該音義連
娟韋昭音作剝字
此淚音尼漢小
故支載之嬪語
辭與漢書不
異云秋風歲以
淒冷

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齋齋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憐以淒淚
芳桂枝落而銷立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芳香借之蕃音
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廣與曠同未央猶芻蕘也相羊翔也
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虛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色中標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
明晉灼曰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

宋祁曰元始
陰作太始

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廣記云趙父冢在門西也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鈞弋宮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月廕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廕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大者言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其形體偉大曰壯大者言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父

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鈞弋婕妤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古音曰譴責也口美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號爲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鈞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婕妤爲皇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寶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竒其材力

遷未央殿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
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
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言未卒泣
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
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
少主以前捕斬反者桀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
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
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
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
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

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
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
時得入爲后師古曰以時得入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
師古曰撤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
候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
后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
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
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
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
師古曰求請之

宋都昌書
義是
後不
是
白

曰、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也。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讀曰興。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縲，多其帶服。張良曰：窮縲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窮縲古舊字也。窮縲即今之緝縫也。令音力征。

及桀欲妻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妾。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葬充國爲太醫監，闥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廼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眷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

劉敬司元清上
上宮后大皇太
宣子信

反組音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
下昆反

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
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
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
孫之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名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天子繫獄積
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良娣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

五條萬
宋祁曰禹字
姚本作五

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
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
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大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
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
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
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
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嫗嫗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初上即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父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媼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音平鄉
師古曰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廸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音禮年十五歲。
生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廸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嬪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廸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

它人仲卿詣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當之。音火故反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里媼與廸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詒理不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廸始還求錢用隨。遂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廸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雖買未具。廸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送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囊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後爲官者欲就宮者聽之。後爲官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蒲一篋緘封。古師古曰：須得此繩索之者用爲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第安壯爲

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年家迺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自隨而行卜言當大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之身於帝爲近酒也貴母獨喜賀聞許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酒也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召畜夫飲酒也親繖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魯孫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僕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

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蹉晉灼曰儀向也亦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未有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捷停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衍師古曰過辭夫也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開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晋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誠許晋灼曰報少夫謀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誠許晋灼曰報少夫謀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訛也

宋祁忌之越本
無事字

勅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更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旣使

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悅乳爲產子也大故大皇后也古曰去謂除去音丘呂反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興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醫共雜治之人有先嘗者師古曰與衆可行毒何可行毒師古曰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又音閔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悲入音閔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懨崩蕙音蒲得無有毒師古曰衍出過見顯相勞問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古曰悲入音閔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

宋祁西齋記
皆化衣補一本
補化被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平君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謂逢作游
時衣被也爲音于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
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
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
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
亦寵之顯房燕師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
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
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泚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榮惑失道懷不德
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天子無人母之
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
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後
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藍田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
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
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
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是

時館陶主母華健侍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及淮陽憲王母張健侍古曰音戶化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健侍古曰音巨依反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爲霍氏所害師古曰音巨依反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健侍古曰音巨依反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先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

十九年卒七十餘永始元年崩成帝同塋北而別爲墳王后陵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成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勲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贊共修之義思結于心師古曰贊讀曰贊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班固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
侯者陽平

頃侯葉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

陽侯立曲陽侯振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

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日鳳嗣禁爲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

戚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博

傷母恭東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

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

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右皆稱萬歲父之有二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爲

宋祁曰尊享不
舊有重字與章
監本削去重享

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又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累師古曰參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王皇后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王皇后及帝諸舅憂

劉歆曰予謂
譖者何是之詳
皇后名

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言在家時野賤也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誇音李糲音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脩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太長秋受詔報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意寧以前故事妻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音芳目反今誠時

劉歆曰誠
改乘

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
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古曰故依也音甫往反
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家吏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
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
家吏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設妾欲作其屏風張
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
可古曰家吏今壹受
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皇后之官屬

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官吏忮狠，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爲皇后，更也。忮堅也。忮音之。政反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休故，更無它纖毫治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
仲音牛。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向反言爲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庸受詔讀記，師古曰：庸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言往也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著明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鵠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咷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咷古笑字也咷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卽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矣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興旣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爲言

也索音
先各反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己戊皆中官
爲君亥爲水陰氣也明陰

也索音
先各反

劉恭子曰祖山
所言非止我後
宮之帝言錄并
已是言即餘錄
庭搬房耳雖
仰休又非想
時言也

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
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為君婁古曰寢甚
此豈可以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書云高宗豚白粵有
離雉師古曰形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傳即飭椒房及掖庭
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
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吏拘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干賜反正
於法亦安足禍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
意在正曲也枉曲也言

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
不血食何戴俟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論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錢反審皇后欲從其奢
興師古曰興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
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
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
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貴如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
也名損仍因也貴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
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
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閭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

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
太后昔時不得

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也

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

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減稱副也

省群事謙約爲右

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曰東

宮太后所居也期

皇朝謁之禮也于也減善也

推誠求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臧善也

子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以息衆謹

師古曰謹譁衆議也音許元反

則列妾使有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皇后深惟母忽是後宮使皆遵行也

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此頻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

許氏許氏自

知爲鳳所不佑

師古曰父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佑助也

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謹後宮有身

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謹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

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憐

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

先帝外祖魏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

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

姊嬪寡居興定陵侯淳于長私通

師古曰嬪者后之名也音乘因爲

之小妻長給之曰

師古曰給誰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爲左

皇后廢后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詩

班婕妤

文選廿七美左
曹趙騎校尉
況之女廢之姑
少者才學

謾師古曰詩惑亂也謾媒汙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

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廬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
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爲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
增成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三也
妙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健行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

竊窩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健行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廡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姪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踰與前諭同寢漸也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師古曰詛臣如其無知懇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

事該案說奇
秦帛倉丈也
也方言曰絲作之
者謂之不借畢
古曰畢六方領
黃金之其余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
萋音妻也落音臺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泠
反冷音來東感惟裳兮發紅羅紛絢縲兮純素聲
言風動發惟裳羅綺也絢縲也音蔡神眇眇兮密靚
衣聲也絢音千賄反縲音蔡君不御
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分誰爲榮
字與靜同師古曰龍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
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仰視兮雲屋雙涕
兮橫流也黽音徒感反霑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溥曰以
瑞覆翠羽於下微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壯忽
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林美也勉虞精兮極
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孝成皇后傳

師古曰綠衣詩龍風韌妾上替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平原之縣也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陽阿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其體輕故

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以說讀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

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古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

鄧展昌漆音

休息之息

宋祁昌黎李

李下有昌字

寧監本削去

革該音義是林

革車轂中轡

之子

帶興車轂轡

相似呼為軒之

帶上葉壁中橫

帶上叶

朱黑髮盤

其音如此

兩義並通

俗云黑髮盤

朱髮盤

其音如此

何宣帝之孫
林秀置
太子代梁王
平夷代之原
吉生嘉之子

劉放昌時九
光武正相未拜
又立大司空
則何至相大司
室五字也

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候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傳繕轔。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轔。古舊字也。轔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干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衆譴諱。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居爲皇太后封。大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孚隱不見。臣遣

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罷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鬟漆。師古曰。以漆塗物謂之鬟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鬟聲。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鬟聲。俗云黑鬟盤朱鬟盤。其音如此。

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白玉階。

飾之。師古曰。階所升殿陸也。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中住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

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驗問知狀者

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

七

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驗問知狀者

披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披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綿方底師古曰綿厚繩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筭謫耳綿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音苞丞知是

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爲詔記間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披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服虔曰惶直親兒也師作惶其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音同耳古曰惶音丑庚反字本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染紙
細也鄧侯曰赫音足弟闔牆之闔應劭曰赫蹠薄小紙
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闔蹠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
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
知之讀曰汝偉能即宮官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
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
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當領前侵下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
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
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使自殺
也出至外舍死也謂張棄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
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
縊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

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含師古曰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師古曰乳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本懷字其十一月乳謂產子也元延二年襄子或嘗入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耶晉灼曰招不得立許美人爲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爲皇后耶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擣也擣築也懟音直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師古曰故以許美

產子告汝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何爲反怒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

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師古曰何爲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汝次下亦同讀曰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

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

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簾也音廉簾戶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繩方底推置屏風東兼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全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葬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賈前免爲庶人譏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未大歎也師古曰言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吾丘名遵師古曰姓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故言是家師古曰尊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成帝也不敢片懼武既有一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

票騎將軍貪賈錢不足計事師古曰：昔讀日嗜奈何今長信得聞之之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

也慎語

獨爲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

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
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曹嚴公夫人謂哀姜也殺母子葬桓召
而誅焉春秋子謂許子也之謂許子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
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
帳師古曰：近音鉅反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

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
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
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次下亦同聖
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厯知適遂循固讓師古謂王謂季即文王之父也，知其當爲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
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師古曰：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主故世必
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擢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
讀曰嗜師古曰：昔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可使從命也不使不壯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下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音弋。善反。廼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媢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遙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出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舉廣將順君父之美。

宋祁 景祐
當作於

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捄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娶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許音居，謂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日。因謂銜其立哀帝爲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帳，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

成帝母者元
后王氏文母太后也

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譖天犯祖

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

無爲天

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

晉灼曰不母罪之也使哀帝

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

師古曰請謂

也

闊猶闊也

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師古曰共

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戈向反其下並同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師古曰共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

已者義之所割也

師古曰義割恩也

言以令廢皇后爲庶人就其

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

汪延師古曰延延光澤之兒也音徒兒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琅燕

飛來啄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

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錢也

師古曰

古張故見亮卷張孺傳後

曰鑑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
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材
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醉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

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貌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傳

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

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

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

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

景
之子
王
宣帝
作安亭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傳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大傳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

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年少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承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宋攘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

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襄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寢殿半以後曰傳大后父同產第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大后父崇祖侯後

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大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傳大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大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大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嫗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大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大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

安侯忠蚤死，封忠子蒲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世權不如王氏，在成帝班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昔李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

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大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古曰反。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棺。」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劉玄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立于一姬，是妄也。又云而葬丁姬，蓋其故明，開家故也。然則謬妄。丁姬三子，劉、劉、劉。

劉玄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立于一姬，是妄也。又云而葬丁姬，蓋其故明，開家故也。然則謬妄。

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

古師

曰言尚太優儕也

古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

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

既開傳大石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恭指入錢帛

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

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一旬間皆平奉又周棘其處以爲

壯戒云師古曰以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古師

曰穿謂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傳

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傳氏女爲妃哀

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爲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廄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

材財

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興

音反

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廿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

年就館生男，拜爲健好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奉
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
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併內寵與傳昭儀等建
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攀
字與逸同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併直前當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併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
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健併男
立爲信都王。尊健併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王
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
是爲孝王。後徵定陶王爲太子，封中山王。舅叅爲宜鄉

侯。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爲王。時未
滿歲，有眚病。孟康曰：從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
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爲王未滿歲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也。
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
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以文薄，一
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
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
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
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者，謂者，今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

侯

師古曰幾治

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

十人

巫劉吾服祝詛鑒徐遂成言

習君之日武帝時鑒

日異本

脩民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

師古曰治

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

侯不如殺上令

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

師古曰

謂箴之

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

怯也

太后還謂左右此廼中語前壯事

師古曰宮中之

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微驗也

廼飲藥自殺先

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

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

師古曰

謂箴之

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

法參女并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

宗族徙歸故郡張良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殃遷獲爵邑幸蒙赦令清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主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文也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鄉侯子

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
璽綬即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
舅衛寶寶第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
皮爲承禮君萬子爲尊德君師古曰高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
長子字非莽陽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記數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
讀曰真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
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傳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
號師古曰詩違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
子制不畏天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仲尼曰大人畏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母古侮字壞亂法度居

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
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
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鑑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
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
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
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
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爲中
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后位而徙也唯衛后在山孝王后

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平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誅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小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約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子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續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續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續字或作續續謂襲續之若今之襍爲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

徙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延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李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蒲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騎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

定安公太后順也時年十八矣爲人婉靜有節操曰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建子祿飾師古將醫往問疾豫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窮富貴而不能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印皇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少者放流烏喙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班固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

曰

述

其

黃帝姓姚氏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言

因水爲姓也

汭音而銚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媯

蒲

於

本系

水名也

水曲曰

汭

反

至周

武王

封舜後

音乃喚反復音豆

前漢傳

音住又音豆

音住又音豆

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
奉使不稱免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
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
終氏爲怨廻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
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
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
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
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

孝元皇后傳

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
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
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天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
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文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
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
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用入其懷及壯
大姪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
政君爲妃未入王薨禁獨恠之使下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

宋祁皇清末上當有次字

訓也若言今之祿命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廼教書也數音所具反

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育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父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副皇后意故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

宋祁昌黎本
易考字

宋祁昌黎本
也名大袖衣多謂東觀漢記曰羣小被服威儀不以冠或錦被褐

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桂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爲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掖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壯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辛酒好

是丁

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

不以爲能而傳昭儀有寵於

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貌。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

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讀曰。

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

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

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

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

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

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

天子以問諫大夫揚興博士駟勝

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

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君父喪信默。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茀與孚同。

咎在

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然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

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餘同母也上言惟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某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顥師古曰顥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

宋祁舊本墨字
上有奇字考異
異故削之今
亦無

向少子欵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欵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疚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入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

宋祁注曰
字下當有
言字注本
當有也字

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
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
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立其義也廼奏封事言日
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善而災亞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
陶王師古曰音臣軒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
顥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顥擅朝事以

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顥君之咎今政事
太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
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音于萬反且鳳謠罔不忠非一事也
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音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
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肖訟節隨鳳
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
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
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
第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爲宜且子明鳳所言非實且
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師古曰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況況
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

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乂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遺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鄉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閼時大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

謝上曰臣材駑愚贊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辭也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發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曰師古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音直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

治養翼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
望帷帽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
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
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
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畫不云乎公母困我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師古曰亟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

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妾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等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群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錘磬舞鄭文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厲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懷決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鄴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

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

按李說爲近是

土山漸臺西白虎

天子之制也

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敷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韓灌越歌師古曰韓與擢同行船也今執輯擢人爲越歌也輯謂擢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撓音饒越歌爲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

侯纂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曰黃圓云在未央宮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

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

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灤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

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鑿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

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

命賓客爲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

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

之心以危亂國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今總集旨之

府舍待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

將軍音籍

榮請罪師古曰自坐橐

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父質謝

上不忍誅

然後得已師古曰比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

嗣侯太侯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音必寐反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

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

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

父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

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

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

輔政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

府得舉吏如將軍杜

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

宋祁昌黎公本作婦

父里本并
列宋并字

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彞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况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才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驃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年。

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累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

辯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

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

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

尊三壯據權

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其款誠

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

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大治室第第中

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

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

王路外交藩臣騎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

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

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

於成帝爲舅

根不悲哀思慕山

本注文獻宋祁昌本

亦作致

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

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

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

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

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

根況父子至厚也今廼

背志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曰謂立哀帝爲嗣也遣就國免

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

二歲停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恭前

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衛捐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

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

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

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
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
憂傷師古曰更經行道之人爲之墮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
慚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
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西陽侯根薨國除明年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
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

列數行年字
宋祁補本

年字

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
使者迫使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
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群臣奏立莽
女爲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誠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
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旣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
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
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
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
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
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劉奉世曰言郊不
無得云近
必千里之鄆槐里

宋祁注文近字
下堂有郊字

前漢傳

遵灞霸水而祓除

師古曰蕪採桑也蓮借也謂緣水邊

夏遊篠宿鄴杜之間

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兩

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

秋歷東館

長平坂也

望昆明集黃山宮冬

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

太后所

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

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

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自親

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

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衡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軼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更音工反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

宋祁注本作
未即立或作未
即位

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壯師古曰孤寄言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父廼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興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留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

宋祁昌黎公本
如作如考異更
作如

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悲之辭也莽因曰此諒德之臣也師古曰諒乘也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貳曰銅璧如璧形以劍爲之也莽廼下詔曰予視群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云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

宋祁昌黎公本
李作懷子新傳

師古曰
音反
用反

哀帝之代，世傳行詔書爲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
此謂爾之組也。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低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群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曰
此謂爾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訖，葬於走鶴殺王諫，而封張末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誦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
音火規反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墓食堂。孟康曰
墓音幾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廻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

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
與音日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爲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公有知我廩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師古曰
說音曰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
侍巾并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
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

宋祁自序
書於三代堂上

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

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師古曰
亂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夫丑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
幾音巨
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衡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
更音工
反解在劉向傳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
卷音其圓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佛教大學所藏



